登科記考

登科記考卷二十八

大興徐松

別錄上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按有史科三字疑衍當卽一史三史也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

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爲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凡館二

門下省有宏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為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

三歲學書日紙一幅問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并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

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
百日皆罷歸旣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準蔭
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繇館
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
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
少焉旣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
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
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第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
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亦爲四等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

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爲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爲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按玉海引無卷字）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第通八爲乙第凡書學先口試通

乃壓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爲第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試綴術緝古錄大義爲問答者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無注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爲通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宏文崇文生試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策通三皆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

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略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所以育才養士招來獎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增損不同自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於州縣皆有數既卽位又詔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臣子弟其後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於京學爲設考課之法州縣鄉皆置學焉及太宗卽位益崇儒術乃於門下別置宏文館又增置書律學進士加讀經史一部十三年東宮置崇文館按唐會要顯慶元年始於崇賢館置學士至上元二年改崇文館此云貞觀十三年誤自天下

初定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雖七營飛騎亦置生遣博士爲授經
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弟子入學遂至八千餘
人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
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
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聽明
者爲之試書日誦千言并日試策所業十通七然後補其祿俸同
直官通四經業成上於尙書吏部試之登第者加一階放選其不
第則習業如初三歲而又試三試而不中第從常調永隆二年考
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雖誦舊策皆亡實才

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
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策試武后之亂改易舊制頗多中宗反
正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聽之
其家居業成而堪貢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衞番下日願
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太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
者附國子學讀書元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
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
使皆往閱禮焉七年又令宏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及注老子
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尙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

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辭史學者入四門學爲俊士卽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亦聽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廕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天寶九載置廣文館於國學以領生徒爲進士者舉人舊重兩監後世祿者以京兆同華爲榮而不入學十二載乃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是歲道舉停老子加周易

十四載復鄉貢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廚米是歲賈至爲侍郞建言歲方薦歉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貞元二年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明經習律以代爾雅是時宏文崇文生未補者務取員闕以補速於登第而用蔭乖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藝者六年詔宜據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初禮部侍郞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十六年中書舍人高郢奏罷議者是之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然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

中雖置兩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而已明經停口義復試墨義十條五經取通五明經通六其嘗坐法及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十三年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復考功別頭試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是歲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

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及三傳科大和三年高鍇爲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又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又奏復之八年宰相王涯以爲禮部取士乃先以牓示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貫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

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愈媮薄上下

交疑因以訓按其聲病可以爲有司之責捨是則汗漫而無所守
遂不復能易嗚呼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之隆其能行
也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自齡傳作公治有名於當時考功員
外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者皆文采浮華擢
之將誘後生而弊風俗其後二人者卒不能有立按此條誤辨已見前寶應
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
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爲進士者皆誦當代之
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
待賢之道請依古察孝廉其鄉閭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者縣薦

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辨識牒皆停而所習經取大義聽通諸經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爲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諸給事中李栖筠李廙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議栖筠等議曰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行且謚號述行莫美於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觀行則及辭焉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

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亂臣賊子由是生焉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蝸蚓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商始興商有天下六百載湯之法棄而周始興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湻一運祚長遠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尙名節雖近戚竊位强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邪魏晉以來專尙浮侈德

義不修故子孫速顛亭國不永也今綰所請實為正論然自晉室之亂南北分裂人多僑處必欲復古鄉舉里選竊恐未盡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有小學兵革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請增博士員厚其廩稍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遣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而大人以為舉人循習難於更變請自來歲始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

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大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按建中之罷詩賦不數年卽復舊至大和七年又欲罷詩賦然開成元年帝謂李石曰昨試進士題目是朕自出所見詩賦似勝去年是未曾罷志文有脫誤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卽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

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
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爲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
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德裕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
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
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卽過矣但取實藝可也
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
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期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
文選蓋惡其不根實藝然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
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入之才固

不能閑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偏異葢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收其爲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

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爲無得也其外又有武舉蓋其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爲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新書選舉志

有唐已來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天寶三載又置崇元學習道德等經同明經例其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秀才出身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從九品上

明經出身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從九品上進士明經出身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若通二經已外每一經加一等舊書職官志

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於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避暑錄話　按進士試雜文先用賦後增以詩皆在元宗時言始永隆誤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

能者無常數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枝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驢聯孤絕索幽隱爲詩賦而誦習之不通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墻面焉天寶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爲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一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按冊府元龜作丙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期命舉人謁於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

集羣議講論而退禮部 按冊府元龜作闕 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取百纔有一 通典

諸貢舉非其人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若試不及第減二等率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 疏議曰依令諸州

歲別貢人若別敕令舉及國子諸館年常送省者為舉人皆取方正清循名行相副若德行無聞妄相推薦或才堪利用蔽而不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注云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若使名實乖違即是不如舉狀縱使試得及第亦退而獲罪如其德行無虧唯只策不及第減乖僻者罪二等準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謂試五得三試十得六之類所貢官人皆得免罪若貢五得二科三人之罪貢十得三科七人之罪但有一人德行乖僻不如舉狀即以乖僻科之縱有得第者多並不合共相準折

若考校課試而不以實及選官乖於舉狀以故不稱職者減一等負殿應附而不附及不應附而附致考有升降者罪亦同

疏議曰考校謂內外文武官僚年終應考校功過者其課試謂貢舉之人藝業技能依令課試有數若其官司考試不以實及選官乖於所舉本狀以故不稱職者謂不習典憲任以法官明練經史授之武職之類各減貢舉非其人罪一等負殿應附不附者依令私坐每一斤為一負公罪二斤為一負各十負為一殿校考之日負殿皆悉附狀若故違不附及不應附而附者謂蒙別敕放免或經恩降公私負殿並不在附限若犯免官以上及贓賄入己

恩前獄成仍附景迹除此等罪並不合附而故附致使考校有升降者得罪亦同謂與考校課試不實罪同亦減貢舉非其人罪一等

失者各減三等餘條失者準此承言不覺又減一等知而聽行與同罪

疏議曰失者各減三等謂意在堪貢心不涉私不審德行有虧得減故罪三等自試不及第以下應附不附以上失者又各減三等餘條失者準此謂一部律內公事錯失本條無失減之文者並準此減三等承言不覺亦從貢舉以下承校試人言不覺差失從失減三等上更減一等故云又減一等知而聽行亦從貢舉以下知非其人或試不及第考校課試知其不實或選官乖狀各與同罪謂各與初試者同罪

唐律疏議

周禮鄉大夫具鄉飲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舉賢者貢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於中古乎夫子聖人始以四科齒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革秦亂講求典禮亦解循塗方轍以須

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而敎浮俗揄道藝則第儁造而廣人文故
郡國貢士無虛歲矣繇是天下上計集於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
于萬民者也唐沿隋法漢孜孜矻矻以事草澤琴甕不改而淸濁
殊塗丹漆不施而豐儉異致摭言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舉于有
司者競集於進士矣繇是趙傪等嘗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
科記古者閭有序鄉有庠以時教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
升於諸侯之學諸侯歲貢其尤著者移之於天子升於太學故命
曰造士然後命焉周禮大 梁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

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若列之於科目則俊秀盛於漢魏而進士附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摭言

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故爭名常為時所重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胡三省通鑑注曰進士及第而於時無官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

謂之先輩演繁露曰唐世呼舉人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諸學者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　按此說非也先輩者不過彼此互相推敬之稱加柳坒是韋愨門生而韋稱坒曰柳先輩是非謂先試而得第矣亦曰必先韋莊有覽蕭必先卷詩何顏有送劉必先詩其解前進士亦未確謂前此爲進士猶今俗任某官謂之前任耳

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嘗有知聞近過關試儀以一篇紀之曰短行納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　按謂父之同年曰同年丈人

有司謂之座主按座主亦曰恩地曰恩門座主之恩門曰大座主

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將爲詞賦非謂白薦

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

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離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脩有焉李肇國史補　摭言

長安舉子七月後投獻新課并於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子忙南部新書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荆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宏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摭言

進士科與俊秀同源異派所試皆答策而已兩漢之制有射策對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

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如公孫宏董仲舒皆由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後敕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祇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元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 摭言

隋置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主司則以考功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士人所趨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翹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始於鄭昕按鄭當作蕭開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於顏眞卿是年考功員外郎李昂擿進士李權章句疵之榜於通衢權擿昂詩句之失由是世雖其事乃命禮部侍郎主之後有左補闕薛邕中書舍人達奚珣李韋李麟姚子彥張蒙高郢權德輿衛次公張宏靖于尹躬韋貫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賈餗沈珣杜審權李璲裴恒王鐸李蔚趙隲鄭恩太常少卿李建尚書崔邠僕射王起常侍蕭倣黃門侍郎許孟容鄭絪刑部侍郎崔樞戶部侍郎韋昭度雜主之而宏靖不以進士顯唐語林

進士者可進受爵祿者也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造士者成士也能習禮而成其士也樂正者掌國子之教今之祭酒司業也司馬者夏卿主正官也黃帝時常光爲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尚書云司馬統六師平邦國大樂正以造士之秀者移居於司馬司馬以進士之賢者然後使官爵之故王制又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論言各當其所長也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夫秀才茂才孝廉之科其來尚矣漢之秀才對策故武帝有策秀才文孝廉者孝悌廉讓也學行俱至始得舉孝廉漢朝顯重此科後漢尚書令左

雄欲限年四十已上方可舉察胡廣駁之茂才異行者不拘年限又東漢法雄舉胡廣孝廉京師試章奏為天下第一按後漢之舉孝廉見於史傳者凡數十人惟舉胡廣孫為不備蘇氏曰吳魏晉皆以郡舉孝廉察秀才故州郡長史別為皆赴舉察漢朝又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近代以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復置秀才進士兩科秀才試策進士試詩賦其後秀才合為進士一科蘇氏演義　按有秀才科時進士尚未試詩賦所言誤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

一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是唐科目取人不及雜色入流之眾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而楊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故杜佑言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是進士又不及明經多也生徒不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託之貴者以勢託富者以財託

親故者以情託此豈復有眞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爲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皞是也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邪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邪若夫崔群之第緣梁肅杜牧之第緣吳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於請託哉

考案續

唐制謂眾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今日則疎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疎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韋貫之嘗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問其故對曰爲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知其濟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爲國名

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朝自房梁已降有大功立大節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頲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閒有遺者以此見唐史得人之盛非虛語也（考索續）

今人但以貢生為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為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

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旣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于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日知錄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前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有唐以來無其人　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

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上下中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未有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宏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元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

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于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拔擢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冊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爲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昆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文選任昉爲蕭揚州府薦士表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容齋三筆謂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爲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世俗以爲相輕之稱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修孝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開耀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不若今人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吳筠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上二十三上不中第　五代史亦然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遨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司空頲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王少舉進士不中李鏻少舉進士累不中賈緯少舉進士不中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

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勅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進士舉人者謂舉進士之人也進士及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日知錄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唐書選舉志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故謂之

科目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日知錄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于含元殿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冊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闢然則今之進

士而概稱甲科非也日知錄

唐自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歲千餘人而所收無幾咸亨上元中嘗增其數然亦不及百人續資治通鑑長編致和二年十月王珪奏

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當時每歲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舊額為七十人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數歲放四十人旋復舊制進士外以經術登科者亦不及百人宋會要

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金史移剌履傳　按專用賦詩當在元宗時非高宗也文宗嘗欲罷賦而未果所言皆誤

明皇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傾奪號之爲棚推聲望者爲棚頭權門貴盛無不走也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於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爲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道爲時務策一道爲方略一道爲徵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究博贍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跡廟堂輕薄爲之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

擢第頭上七尺燄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日名曰進士登科記亦足以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封氏聞見錄

國朝以來州縣皆有博士縣則州補州則吏曹授焉然博士無吏職惟主教授多以醋儒處之衣冠恥居此任元宗時兩京國學有明經進士州縣之學絕無舉人於是敕停鄉貢一切令補學生然後得舉無何中原有事乃復爲鄉貢州縣博士學生惟二仲釋奠行禮而已今上登極思宏教本吏部尚書顏眞卿奏請改諸州博士爲文學品秩在參軍之上其中下州學一事已上並同上州每令與司功參軍同試貢舉並四季同巡縣點檢學生課其事

業博士之爲文學自此始也封氏聞見錄　按新舊書顏眞卿傳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進吏部則今上謂代宗也

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豪氣罵吻遊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嵓保柳棠平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者以見當時諸侯爭取譽於文士此盍外重內輕之牙蘖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第之失至挾方鎮劫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唐詩紀事

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爲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友四人纔成童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輩皆由太學登第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爲朋頭按朋頭即棚頭是時常重兩監爾後物態澆漓稔於世祿以京兆爲榮美同華爲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十二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繇是貞元十年已來殆絕於

兩監矣摭言

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按新書幷廣文館爲七學

丞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上於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舊書職官志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孝經論語並習之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試雜文策時務徵事其明法明書算亦各試所習業登第者白祭酒上于尚書禮部其試法皆依考功又加以口試明經帖限通八以上明法明書皆通九已上

主簿掌印勾檢監事凡六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及

律生六年無成者亦如之假違程限及作樂雜戲亦同唯彈琴習射不禁國子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已上曾孫之爲生者五分其經以爲之業習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每經各六十人餘經亦兼習之習孝經論語限一年業成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氏春秋各三年其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修一案號爲束修之禮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試讀者每千言內試一帖試講者每二千言內問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一及全不通者斟量決罰每歲其生有能通兩經已上求出仕者則上於監堪秀才進士者亦如之

太學博士掌教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之爲生者五分其經以爲之業每經各百人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國子博士之法　四門博士掌教文武官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之爲生者若庶人子爲俊士生者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隋書志曰舊國子學處士以貴賤梁武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取寒門俊才不拘員數即今之俊士也分經同太學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同國子博士之法　律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以律令爲專業格式法例亦兼習之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以石經說

文字林爲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算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二分其經以爲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邱建夏侯陽各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唐六典

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修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

八年歐陽詹居第三人李觀第五人迴來此類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爲末第或曰鄉貢賓也舉生主也主宜下於賓故列於後也大順二年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吳仁璧於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而已悲夫摭言

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末異也今之解送則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順于鄉黨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如弟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爲郎其秀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材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於鄉亦由於學兩漢之制蓋

本平周禮者也有唐貞元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爲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按龍石白水當作石泉見咸亨五年知貢舉下）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開耀二年劉思立下五十一人內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劉廷奇下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一十六人內康庭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温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

漸廣率多寄應者故不甄別于榜中信本同而末異也明矣大歷中楊綰疏請復舊章責全乎實尋亦寢於公族垂空言而已摭言

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雲麓漫抄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輙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已

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贄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為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文獻通考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卷七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為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演繁露

京兆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放落之由蹔咸通乾符則為形

勢呑爵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誇詫車服多侈靡不以爲僧
仍期集人事眞賓之士不復摘矣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摭言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
公鎭三峰時及秋賦牓云特加置五場蓋詩諷文賦帖經爲五場
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
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唯盧宏正尚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
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
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
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

且異於驪龍探斯疏矣白石又殊於老蛙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尊宏正解元摭言

荆州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天荒解北夢瑣言

舉人投牒自應之制葢昉於唐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者太廟之寶藏也葢言王者舉賢能所以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其所以貴重之者如此至漢猶有勸駕尊顯之意賢良如公孫宏亦必待國人固推而後出未聞有投牒自應之舉然則士之賤亦甚矣葛洪涉史隨筆

禮部駁牓十一月出粗駁謂有牀無解無狀細駁謂書其行止之過南部新書

每歲十一月天下貢舉人於含元殿前見四方館舍人當直者宣曰卿等學富詞雄遠隨鄉薦跋涉山川當甚勞止有司至公必無遺逸仰各取有司處分再拜舞蹈訖退南部新書

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爲舉場頭角人皆體傚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啟事隨啟諸公相門號爲門狀門啟雖繁于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祗候起居郎某官郎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

事也（北夢瑣言）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沈括夢溪筆談）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爲限本朝率用白晝不復繼燭（國朝事實）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敕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

時試舉內有先了者上歷畫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畫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畫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貞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爲限並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于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容齋三筆

杜陽編記舒元輿進士既試脂炬人皆自將以予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承貽試日先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說棘

辭何日抑運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千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主文權德輿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實貞固傳舊制夜試以三燭爲限晉長與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短晝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竇儀奏復用晝乃知本朝循周制不許見燭 能改齋漫錄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蓂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

之天庭丹甑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固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賦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

浮景在下幽關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絶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說之官爲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舒卷容淸肅爲韻是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容齋續筆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困學紀聞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後不復寫題困學紀聞　按閻若璩據宋史蔣之奇傳謂慶歷後猶寫題則唐時寫題於卷明矣

隋設進士之科唐代特隆其選歲登榜帖不過三十賢俊之器將相之口具在其中諒不虛語然主司愼選弊於回撓豪右角逐之衢是非鋒起之場進孤寒則道直而有悔私權貴則道枉而無咎貢舉之制因循滋弊夏竦議貢舉奏

以科舉取士入唐最盛然唐進士歲不易科場或開或不開每不過數十甚或不滿十貢士投卷望公卿一言爲知己遇合論薦以至伏光範不憚其刺名諱轉觸展轉拘忌不可勝道非如後來糊

名較藝三歲兩科動千計士俛起草野倘有其命弱冠徒步無不驟致青雲之上卽不幸潦倒第名薦書猶得賜袍笏故其弊濫吹假手僥倖冒竊泯泯不足稱數復在此雖欲不廢亦不復繼也後有作者宜一反於此矣其必以三代鄉舉里選爲經以唐法賢薦試考爲緯庶幾文字之外以耳目得人物元劉將孫送吳文彬序

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謂之文字不便卽託疾下將息狀來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暴疾亦如是南部新書

予嘗疑宋時舉子秋試皆得詣考官而問題意若桯史所載沛然兩字頭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後知唐制禮部試詩賦題不皆

有出處也或以己意立之故舉子皆許進問謂之上請至朱亦循故事景祐中始詔出題必在經史禁其上請耳七修類稿

太平王崇竇賢二家率以科目為資足以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竇徒勞漫走摭言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按摭言大和中蘇景允張元夫為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先為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云云又見新書楊虞卿傳後有東西二甲按牛羊日歷云楊虞卿兄弟上撓宰政下于有司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稍氣方壯遂能結客交遊識時知變傾心而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牀使名譽若搏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矻矻於筆硯間躬記六經思覈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于銖而餓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乎由是輕薄奔走以關節緊慢為甲乙而三史六經曾不一

面風俗頹靡波及舉子分鑣競路 東呼西爲茫茫隊言其無藝也爭趨要害故有東甲西甲之說

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瓌蒙識即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 新唐書崔元略傳崔鉉所善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 又有遊徒多輕侮人故裴侍御泌應舉作美人賦以譏之後有瓌值羅甲又曰瓌值都雍識即命通 按北夢瑣言李都崔雍孫瑝鄭嘏四君子蒙其眄睞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瑝嘏都雍又金華子云崔雍與鄭顥同爲流品所重衆子入事得遊歷其門墻者則登第必然時人相語爲崔鄭世界 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已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輝映庭也 一作深耀軒庭 又有四凶甲 按摭言四凶記三人陳磻叟劉子振李沼 又芳林十哲 按摭言記十哲得八人沈雲翔林繕鄭玘劉業唐珣吳商叟秦韜玉鄭蕭 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煜任息姜一作江垍李巖士

蔡鋌秦韜玉之徒鋌與嚴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顗一作顓竇紳蕭嶰極有時稱爲後來領袖唐語林

進士牓頭豎粘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袞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摭言

李紓侍郎嘗放舉人命筆吏勒書紙榜末及名首貢院字吏得疾暴卒禮部令史王昶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昶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揮染筆不加墨迨明懸牓方始覺悟修改不及粲然一牓之中字有兩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書榜因模

法之遂爲故事今因用瓊筆淡書亦奇麗耳南部新書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南部新書

試官石在九曜街武安王廟前橫臥街側色黑而瑩長四五尺高二三尺世傳唐時舉人就試以釘釘之卜其中否今觀石上有釘數十餘釘頭皆露亦有半入而上曲者長安志

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版樣及諸色條流多於此列之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爲監生郭東里决破棘

籬籬在墻垣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折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

正榜張亦稍晚摭言

承天門街之東第五橫街之北從西第一左領軍衛衛北有兵部選院次

東左威衛衛北有刑部格式院次東吏部選院以在尚書省之南亦曰吏部南院選人看榜名之所也

次東禮部南院四方貢舉人都會所也院東安上門橫街抵此而絕李好文長安志

圖

放榜後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入門

並敘立于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

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

訖主司云請諸郎君敘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敘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大衣鉢如踐世科即感泣而謝謝訖即登階狀元與主司對座于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敘座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禮亦不常即有于都省致謝公卿來看者或不座而即回馬也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矣摭言按昌黎送牛堪登第序云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是明經不至主司宅謝恩與進士異

新進士放榜後翌日排光範門候過宰相或云排建福門集于四方館昔有詩云華陽觀裏鐘聲集建福門前鼓動期即其日也南部

新書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卽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司所由輩參狀元後便參衆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雙東雙西其亂者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貫文其斂名紙見狀元俄於衆中騰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錢一作又自狀元已下每人三十貫文摭言

敕下後新及第進士過堂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命召知聞三兩

人會于他處此筵罰錢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過中書宰相横行在都堂門裏敘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西然後狀元已下敘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在左右下郎云慶懼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訖堂吏云無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禰備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隨事敘杯酒列於階前鋪席褥請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

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撫言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
同詣座主之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
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
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為姪而反為叔言敘既畢拜禮得中予
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後造之士以經術待
聘獲拔于有司則朝庭與春官氏皆何恩於舉子今使謝之則
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至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敘中
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李涪刊誤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削此儀（開元天寶遺事）

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于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同上）

宋初士臨登科帖云金花帖高五寸許持此者騎一人腰鈴而走者二人（元劉將孫梅花阡碑）

國初循唐制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牋長五寸許闊半之書其姓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又書姓名於帖面謂之榜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後臨軒唱名茲制遂廢（雲麓漫鈔）

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已時他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字故昔人有詩云會題名處添前字按題名添前字之可考者鄭珏於乾寧四年書昇仙廟興功記題曰進士鄭珏書至光化三年珏及第于碑石進士上添前字是也遊出城人乞舊衣按演繁露云張籍送李餘及第云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知新進士衣物人取之以為吉兆唐俗亦既有之摭言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于上在唐慈恩寺中杜老有登慈恩塔詩至于題名之說一一云韋肇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為故事一云張莒本寺中閒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一也藏埴鼠璞謂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紐

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于新進士也七修類稿　按廣川書跋載李翱府送後慈恩題名是舉子亦題名也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新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

後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司柳瑊集而刻之石亦爲奇玩嬾眞子

按柳伯和慈恩鴈塔唐賢題名十卷摹於宣和庚子十月伯和有跋及樊仲愻序載寶刻叢編書已不傳有殘拓本見復初齋詩集至唐賢題名之可見者宋元祐戊辰所摹懷素聖母帖後有左拾遺裴休試大理評事柳乘鄉貢進士柳槃大和四年十月十二日同登二十九字凡三行　柳瑊摹鴈塔題名殘拓本有大和九年四月一日前進士蔡京前進士李商隱蔡京於開成元年及第李商隱於開成二年及第不應於大和時稱前進士按題名下有後十六年大中四年忽見前題黯然悽愴云云疑大和九年題名至大中時重題添前字也

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得燒去乃化又說新羊入羣羊牴觸須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門化爲龍時必雷爲燒其尾乃得化記纂淵海引聞見錄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岓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所存者唯尚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讌常寄其間既撤饌則移樂泛舟都爲恆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中東榻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幕櫛比而至摭言

曲江大會此爲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屬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遠邇來漸加侈靡皆爲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

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游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為進士團初則至寡洎大和咸通已來人數頗眾其有何士參者為之酋帥尤善主張筵宴凡今年纔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宴之費繇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南院主事鄭容中書門官張艮佐并士參為三絕南部新書士參卒其子漢儒繼其父業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往期集院團司先于主司宅側稅一大第與新人期集院內供帳宴饌甲於輦轂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為錄事舊例率以狀元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小科頭一人第二部常詰且至期集院常宴

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平時不以數後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倍科頭皆重分逼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坊一日春敕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點檢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亂不復舊態矣摭言

世目狀元第二人爲榜眼第三人爲探花郎秦中歲時記云期集謝恩了從此便著被袋箆子騾從等仍於曲江點檢從物無得有闕闕即罰錢便於亭子小宴召小科頭司一作國樂至暮而散次則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爲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并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雲麓漫鈔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儆童蒙其修進一章云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

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揩改塗乙注如有即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上覩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關牒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他無所見容齋續筆

進士張繹漢陽王柬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奉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封氏聞見錄張繹摭言作張倬

神龍元年已來累爲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極元年開元元年裴耀

卿再開元五年六年李納四按開元九年十年非李納辨見前開元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嚴挺之三開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復再開元十九年二十年孫逖再開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前並考功員外郎姚奕再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姚奕再當作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始命春官小宗伯主之崔翹三開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達奚珣四天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巖三天寶六年七載八載李麟再天寶十載十一載陽浚再陽浚當作楊浚凡四榜自十一載至十五載見摭言語林誤天寶十二載十五載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彥再乾元三年上元二年蕭昕再再當作三寶應二年下應增廣德二年寶應二年貞元三年薛邕四大

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張渭三渭當作謂謂凡四榜當增大歷九年言三誤大歷六年七年八年蔣渙再大歷九年十年常袞三大歷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歷十三年十四年鮑防三興元二年按興元無二年當作元年貞元元年二年劉太真再貞元四年五年顧少連再再當作三應於十年上增九年貞元十年十四年呂渭三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按此下應補高郢三貞元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權德輿三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舉永貞元年崔邠再元和元年二年韋貫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元和十年十一年按當作元和十三年十四年王起四長慶二年三年會昌三年四年楊嗣復再寶歷元年二年崔郾再太和元年二年鄭澣再

太和三年四年賈餗再再當作三應增大和七年大和五年六年高鍇再再當作三應增開成三年開成元年二年柳璟再開成五年會昌元年按柳璟再當作會昌元年二年陳商再會昌五年六年鄭顥再大中十年十三年按此下當補崔沆再乾符二年三年柳玭再光啟三年四年裴贄三大順元年二年乾寧五年楊涉再景福二年天祐元年唐語林

考功員外郎掌天下貢舉之職開元二十四年敕以爲權輕專令禮部侍郎一人知貢舉然以舊職故復敘於此云凡諸州每歲貢人其類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其宏文崇文生各依所習業隨明經進士例其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文理俱高者爲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者爲上中文理俱平爲上下文理粗通爲中上文劣理滯

爲不第此條取人稍峻自貞觀後遂絕其明經各試所習業文注精熟辨明義理然後爲通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公羊穀梁爲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小並通其孝經論語並須兼習諸明經試兩經進士一經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後試策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爲問其答者須辨明義理然後爲通通十爲上上通八爲上中通七爲上下通六爲中上其通三經者全通爲上上通十爲上中通九爲上下通八爲中上通七及二經通五爲不第其進士帖一小經及老子皆經注帖兼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文須洞識文律策須義理愜當者爲通若事義有滯詞句不倫者爲下其經策全通爲甲策通四帖通六已上爲乙已下爲不第其明法試律令

各一部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爲通粗知綱例未究指歸者爲不通所試律令每部試十帖策

試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者爲其明書則說文六帖字林四帖

甲通八已上爲乙已下爲不通

諸試書學生帖試通訖先口試不其明算則九章三帖海島孫子

限條數疑則問之並通然後試策

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等七部各一帖其綴術六帖緝古

四帖

錄大義本條爲問答者明數造術辨明術理然後通記遺三

等數讀令精熟試十得九爲第其試綴術緝古者綴術七條

緝古三條諸及第人並錄奏仍關

送吏部書算於從九品下敘排

宏崇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

蔭全高試亦不拘常例宏崇生習一大經一小經者兩中經者習

史記者漢書者東觀漢記者三國志者皆

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取粗解注義經通六史通三其

試時務策者須識文體不失問目義試五得三皆兼帖孝經論語

共十

條

應

齋郎準貢舉例帖試大常解申禮部勘責十月內送考功帖論語及一大經及第者奏聞

國子監大成二十員取貢舉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并口試仍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官依色令於學內習業以通四經爲限其祿俸賜會準非伎術直例給業成者於吏部簡試孝經論語共試八條餘經各試八條間日一試灼然明練精熟爲通口試十通九策試十通七爲第所加經者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各加兩帖餘經各加一帖及第者放選優與處分如不及第依舊任每三年一簡九年業不成者解退依常選例業未成年未滿者不得別選及充餘使若經事故應敘日還令覆上其先及第人欲加經及官人請試經者亦准此六典

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燕饗貢舉之政令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此科取人稍峻貞觀已後遂絶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凡正經有九

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爲小經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小並通其孝經論語老子並須兼習凡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並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爲通舊制諸明經試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老子兼注五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後試策十條通七即爲高第開元二十五年敕諸明經先帖經通五已上然後口試每經通問大義十條通六已上並答時務策三道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爲通舊例帖一小經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後試雜文兩道時務策五條至開元二十五年依明經帖一大經通四已上餘如舊凡明法試律令取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爲通所試律令凡每部試十帖策試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凡明書試說文字

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爲通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兼口試不限條數凡明算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明數造術辨明術理者爲通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錄大義本條爲問凡此六條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實而升爲第其有博綜兼學須加甄奬不得限以常科開元二十五年敕明經進士中除所試外明經有兼明五經已上每經帖十通五已上口問大義十條疏義精通通五已上進士有兼通一史試策及口問各十條通六已上須加甄奬所司錄名奏聞其進士唱及第訖其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其明經口問仍須對同舉人考試其試宏文崇文生自依常式其宏文崇文館學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蔭全高試取粗通大義宏崇生習一大經一小經兩中經者習史記者漢書者東觀漢記者三國志者皆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取粗解注義經通六史通三其試時務策者皆須識

文體不失問目義試五得三皆兼帖孝經論語止十條耳太廟齋郎亦試兩經文義粗通然後補授考滿簡試其郊社齋郎簡試亦如太廟齋郎其國子監大成二十員取明經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並口試仍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散官依色色舊唐書職官志作舊令於學內習業以通四經爲限其祿俸賜會准非伎術直例給業成者於吏部簡試孝經論語共試八條餘經各試八條問日一經試灼然明練精熟爲通口試十通九策試十通七爲第所加經者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各加兩階餘經各加一階及第者放選優與處分不第者三年一簡九年業不成者解退依常選例業未成年未滿者不得別選及充餘使若經事故應敘日還令覆上其先及第人欲加經及官人請試經者皆准此

六典 舊唐書職官志全錄此文故不重載

父子知舉者三家高鍇子湘子邵子允躬崔郾子瑤唯崔氏相去

只二十年（南部新書）

常袞爲禮部判雜文榜後云他日登庸心無不銳通宵絕筆恨卽有餘所放雜文過者常不過百人鮑祭酒防爲禮部帖經落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鮑帖（傳載故實）

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有私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

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摭言作紓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苰登科記又作弘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榜共放

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
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登
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
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
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陸傪在貞
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爲傪作也曰陸先生之
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
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於朝者若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
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者賀之

賢都邑游居之曩爾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則僾之以人物爲已任久矣其刺𢧐以十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旣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公議而采人望益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爲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爲犯分故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僾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忌乎韓公又有與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

之於後輩苟見其至濫可以不答其意耶來者則接之擧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容齋四筆

吏部員外於南省試判兩節試後授春關謂之關試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摭言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

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啟皆歸晝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遭閑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社韓之旨大略相似云容齋續筆

唐制常舉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衆則天廣收才彥起家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拾遺補闕明皇尤加精選下無滯才

然制舉出身名望雖美猶居進士之下仕宦自進士而歷清貫有八儁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儁捷直登宰相不要歷縣餘官也朋僚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舉人應及第者關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書昨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者昔傅說無姓商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朱闐徵籍也范雎改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霸張良爲韓報讐變姓

名而遊下邳漢高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賦耳本防察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良德雖籍何爲所司不能奪特諸執政收之常舉外復有通五經明一史及獻文章幷著述之輩或附中書考試亦同制舉唐語林

漢舉賢良自董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爲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人公孫宏爲第一當時未有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但有高下爾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太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按當作二十二人其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垍等皆十八

人按崔元翰榜祇十七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厖嚴等至少猶皆十四人按厖嚴榜十六人蓋自後周加試策論三道於禮部每道以三千字爲率本朝加試六論或試於秘閣掄選既精士無濫進石林燕語

京兆尹有生殺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輕薄之目爲所由之司京國士子進士成名後便列清途屈指以期大用故事若登廊廟須曾揚歷於字人遂假途於長安萬年之邑或爲在東洛亦爲河南洛陽之宰數月之後必遷居閤下京尹不可侔也兩縣令初欲在事須謁謝京尹皆異常待庭前鋪㡬茵褥府吏引一人投刺於尹前云某邑令某姓名讀兩拜而已大尹降西廊迎之從容便就飯

會府中遂爲體例中朝故事

李唐設科舉以網羅天下英雄豪傑三百年間號爲得人者莫盛于進士當是時謂南宮主文爲座主謂登第進士爲門生上之人榮得士之明下之人懷藻鑑之德揚榆品目至于終身敦尚恩紀子孫不替方其盛時爲官掄才志在公議不遺分契趨于篤厚得君子之高誼成風俗之佳事斯可尚矣厥後事變弊滋法生扇奔競之風開請託之路善謀者冒恥以苟得恬淡者抱屈而陸沉各道既淪私分亦薄徒習故事浸成佻浮故有受命公朝拜恩私室之論有識之士以爲不然而病之朱華鎭上門下許侍郎書

唐文宗議貢舉曰子弟寒門但取實藝宰相李德裕對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其祖尙浮華不根實藝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自小便習舉業目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不教而自成寒士固不能習也夫治平之器曰政布政之具曰文守文之基曰道行道之夫曰士士之於政由左右手焉故有國之典先夫取士雖沿革異軌而同歸求聘之塗古者諸侯薦賢有三適之制射宮選士觀五善之節姬周受命文物明備郡吏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樂正論造士之秀升於司馬進士之名立矣禮賢之道廣矣暨六國行玉帛之聘兩漢立四科之選魏晉或表薦而登仕齊梁或版辟而

起家故孝廉明經之科秀才茂才之舉限□限年之制射策待詔之選損益無常而察德觀言之規不妄設也李唐御統甄厥制度立進士之科正名也行辭賦之選從時也而天下之士韴詩書秉刀筆乘仁義之道而進朝廷闔場屋韶宗伯以方圓曲直而取名材大儒比比而有然詩賦之制非古也古者國風雅謂之詩不歌而頌謂之賦暨三季移統七雄黷武大道既隱正音去矣故少卿五字以敘別鄒孟四言以述祖陸謝勵鋒於晉宋任范肖榮於齊梁詩之體失矣頌刺之義微嵩若孫卿暢幽惻之意屈宋起迂誕之說相如閎衍以前導楊雄淫麗而後殿賦之體爛矣規諷之音

衰焉唐興文流愈甚前失執彫飾爲規矩正儷偶爲繩墨詩則協聲而合律賦則限韻而拘字燦然淸才而不復質矣曾諸柏梁承明體猶若秦漢之於唐虞也故德裕許其浮華則可矣至於言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斯言之玷無乃甚歟夫諸侯襲封□功繼絶須子弟奉祭祀而爵及世也若其靡特門閥之貴屈身士大夫之間講習仁義延揖時譽有縫衣之美成作述之志雖寒士之賢弗可知也若其口尙輕浮之飾馳逐豪俠之伍以奢僭自大意氣相爍不知衣食之出而忘弓裘之業雖將相之世不可任也哀哉堂構之業多墜嗣興之賢甚寡若子弟不教而成則堯之丹朱舜之

商均皆可君天下也況父母之聖非教不行也國之治非目不熟也臣之良非師保之無功也何教之而不成目熟而不知保傅而無補哉蓋上智下愚之不移也故楊口說於史高母薦乳母子弟王吉疾其驕驁請除任子之令則知子弟之才非專任之器也詩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書曰世祿之家鮮克有禮況朝廷崇爵豐祿設寀分職治亂之道不在宅而在賢愚也子弟寒士賢治愚亂其揆一也然則子弟以嗣蔭而受祿士以歷試而頒爵歷試之下黜陟章明故士之不肖者鮮矣至如傅說胥靡而興商呂望屠釣而王周管仲商販而霸齊由余戎狄而強秦斯皆歷試諸難

登將相之任誠不讓於子弟也故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矣易曰賁於丘園書曰野無遺賢則豈謂子弟邪若以寒士窘急衣食不能熟習德業則仲舒下帷兒寬帶經乃子弟邪若以寒士杜門閭巷不識朝儀範則仲尼正魯國之雅頌叔孫定漢家之儀制亦子弟邪夫志士之學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將貫周孔之戈而舂楊墨之喉以聖君之道左之生民之心右之將消漓薄之器於太平之爐故遑遑然急於行道也雖九經之奧必由仁義之質藏籍之廣必取禮樂之制前言往行燦燦在目立於朝無慙色無愧辭也書曰學古入官此之謂歟得士之

道不其偉哉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於戲宰制天下代天工也當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發號令革襲因損頗指而行何不合言之有苟以選舉之制雖失中道則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擇善而行斯可也苟謂辭賦非古則策以時務問以康濟非五經不得以對非常道不得以言則經緯之術宏達之材見矣而德裕以吉甫餘烈陟位國相知簡賢附勢之旨無幸制補袞之德而場屋之下英傑間出動名相望欲騁材術專國政不可得矣故將隳貢舉以杜賢路進子弟以崇私黨俾朝廷之人無能傑出己右故宣宗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祕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引親暱

斯乃扼其咽喉而中其膏肓矣厥有朱崖之貶以謝天下宜哉 夏竦

集李德裕

非進士論